

豆桑

天還朦朧著，只有趁著寧靜悄悄溜出山頭的陽光為灰暗的永安帶來些許的光明，當街坊鄰居還在睡夢中暢遊，父親早已起床，換上衣服，雙腳探進沾滿泥濘的雨鞋，轉動了他那潔白小貨車的鑰匙，不理會排氣管慵懶的怒吼，趕在太陽爬上山頭前，出門。每天與太陽比賽誰先起床已經成為他每天要做的事，開著他那輛一修再修，一直捨不得換新的純白小貨車，爲了家庭，爲了糊口飯，忙碌。

父親的父母在他還是個志學少年時就相繼過世，只留下了年幼的弟妹、身爲長子的責任，以及一大片他們生前買下的魚塢。眼看著家裡的經濟每況愈下，經常三餐不濟，我的父親，身爲家裡的長子，他答應過爸媽要照顧好弟妹，如今舉目無親，又偏逢臺灣經濟正蕭條的年代，親戚朋友自保都有困難了，又如何能夠有空暇照顧他人？父親求助無門，又不能讓弟妹們受苦，心一橫，辦了休學，將自己的未來擺在一邊，利用父母留給他們的魚塢，全心投入養殖漁業。

這一晃眼，就是三十年。

當時父親大概也還只是個平凡的高職生，維持生計的重擔毫不留情的重重落在父親的肩膀上，咬著牙關，任憑壓力排山倒海般襲來，儘管痛苦，儘管辛苦，父親從來不怨天、不尤人，他只是默默地用他那與生俱來，不服輸的豪氣頂著天、立著地，他告訴他的弟妹：「錢的事，你們不用擔心，哥哥會解決，你們只管讀好你們的書，其他事就交給我。」而養魚看似簡單，實際上許許多多的細節又哪是一個平凡高職生得以應付得來的？爲了讓弟妹能過著與一般人一樣的生活，不愁吃穿，能與平常人一樣上學，一袋動輒二十公斤魚飼料扛上肩，父親捨棄了他的青春年華，犧牲了他原本應該享有的玩樂時間，他身上背著的不只是一包包的飼料，而是一個身爲男人，身爲長子的決心與氣魄，然而養魚是門學問，父親只能獨自摸索，過程中不免跌跌撞撞，但傷痕累累如阻止不了父親堅定不移的信念；人間冷暖消磨不掉父親不服輸的倔強；債築高台更是威嚇不了父親貫徹始終的固執。

爲了弟妹的將來，父親不惜與銀行借貸，令自己深陷泥沼，卻從不喊累，每日依舊穿上雨鞋，踏著魚塢的泥濘，扛起一包包的飼料，任憑血與汗肆意的揮灑在阡陌交錯的魚塢。直到弟妹們長大成人，有了工作，父親肩上的擔子才稍稍減輕。

然而，接踵而來的就是我們這群毛小子，父親才剛剛放下名爲長子的重擔，緊接著又一手舉起名爲家庭的巨石，好不容易魚塢才剛逐漸穩定，經濟也有點起色，西元二〇〇七年，不幸的一年，金融風暴強襲，才剛扎穩了的步履，卻又被強烈的風暴冷酷的迎面踉蹌擊倒，當時我和弟弟還小，不明白爲什麼只有我們家偶爾才能四個人一起喝一杯泡沫紅茶，而父母都是淺嚐輒止，把剩下的大半杯都留給我跟弟弟，或許那時懵懂無知的我只是覺得父母也要多喝一點才公平，但在漸漸模糊的記憶中，我依稀記得，母親溫柔地從我手上接過飲料時，那對閃爍著

的眼角裡充滿著的，盡是柔情。

隨著時間輕快，卻毫不留情的步伐，歲月在父親的身上留下許許多多的痕跡，望著父親滿是皺紋，粗糙卻厚實，讓人充滿安全感的雙手，父親這一拼，就是三十個年頭。

對我來說，父親就像是希臘神話中的泰坦神亞特拉斯，一輩子都用盡了全身的力量來支撐著天空。

這或許是他的罪，但他甘之如飴。

「未經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」這句話完全印證在我們身上，當我們一家人一起嚐盡了秋的苦楚，捱過了冬的冷冽，春的甜美經過醞釀，更香、更美，而這份甜美，也因為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挫敗與困頓，嚐起來別有一番風味。

「喂！出門工作了！」天依舊朦朧著，灰濛濛的蒼頂透露出一點涼意，父親一如往常的轉動小貨車的鑰匙，被喚醒的排氣管發出低沉的怒吼表達抗議，雖然仍舊被忽略。兩雙滿是泥濘的雨鞋踏上魚塢的土地，兩對強壯的肩膀扛起飼料，靜悄悄的，如同上了油的齒輪，緊密的咬合著，轉動著，我與爸爸默契十足的在阡陌中穿梭，當太陽慵懶的登上山頭，隨意卻仔細地將陽光撒向大地，驅散了灰濛的溼氣，拉開一天的序幕，當萬物被喚醒之時，我們也完成了早晨的工作，坐在庭院前泡茶。在不遠處的階梯上，爸爸的雨鞋在那兒曬著太陽，一陣強風襲過，老舊的雨鞋倒向一側。

「爸！」那雙老舊的雨鞋被溫柔的扶起，旁邊擺上了另外一雙雨鞋，「明天我也要幫忙！」